

# 一首寫旅行之苦的好詞

57輝社 鄭國輝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  
無寢無寢，門外馬嘶人起。

北宋秦觀這首詞，描寫羈旅行役苦，和唐詩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有同等功力。開句像重鈎萬鼎，壓在讀者心頭。「遙夜」寫出一很漫長的時間，「沉沉」是黑漆漆，不僅是寫天色，在抒情處，也是一片蒼茫，無限孤單。「水」是冷清、寂靜的。作者用簡短六個字挑出獨行者的沉鬱、落寞；鋪出環境的淒清，蒼涼；因而將感情推得很泛遠。驛亭是古時官辦的招待所，供旅人休息住宿。外面括著猛風，這簡陋的居所，牢牢關著大門。時和空都濃縮在一刹那和咫尺的地面，更顯得在風雨淒其時，困在裡內的旅客孤立無援。在這鮮明筆墨描繪下，讀者也被感

染到這寂寞難以抵受了。

在這惡劣環境內，當然不能一覺進黑甜之鄉，所以有「夢破」二字。旅客雖困倦欲睡，但卻被燈下影影幢幢活躍著的鼠群驚醒了。我們可聯想到這草率建成的驛舍，蕭條，破爛，骯髒到甚麼程度！接近天明時，雖是風停雨歇。但一陣寒霜侵入被窩，旅者更不能有一好好的休息了。究竟夜風吹過後，會不會有曉霜降落呢？這是氣象學問題，文學家可以不必深入研究。但用「霜」作為這飄泊奔馳不定的生涯的襯托，是很有文學韻味的。

這晚驛亭歇息結果是「無寢、無寢」。疊用「無寢」一詞，強調失眠之苦。反應開句「長夜」二字。這不是夜長夢多了，而是長夜漫漫，難以入寢，在床上輾轉反側。又遙遙掛著未來旅程的跌宕起伏，前路茫茫。「門外馬嘶人起」又催著匆匆起來，整頓行裝。究竟天涯何處是吾家呢？溫詩「雞聲茅店月」用雞啼作警訊，秦詞「門外馬嘶人起」用馬嘶作警訊，都是催著旅客起步的號角。所以清代王九齡來一個總結：「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寫盡旅行者的無奈徬徨。

【轉載自三藩市培正同學第66期通訊】

## 編輯先生：

首先得謝謝你們寄來給我每期的「培正同學通訊」，使我連音訊斷了多年的同窗都聯絡起來了，而且亦知道了不少各散西東同學的近況。最近香港對「教學語言」問題討論得甚為熱鬧，我總覺得母校的「教學語言」的做法是比較正確的，即除了母語之外，英語的課程亦十分重視，教英文的老師是專科的英語老師，每星期英文科除了閱讀還有寫作、文法等，務求同學們在英文方面得到紮實的基礎。但是其他科目都用母語作為「教學語言」（理科的課本有些是用英文課本，由於沒有好的翻譯本），老師講解同學聽得明白，師生間的對話互動，亦能暢所欲言（這是在戰爭時期（香港淪陷），在澳門培正攻讀時的情況），我到外國深造時，固本科學得穩固，英語方面一下子就適應了，毫無問題（不少培正同學亦如此）。我最不贊成的是幼兒學外語，附上拙稿，如蒙不棄，請刊於「培正同學通訊」的雜文集，謝謝！

1955年級昭社 陳淑安敬上

## 幼兒學英語

陳淑安 1944 昭社

有人說香港是個國際城市，人人要學英語，連香港二、三歲的幼兒，剛踏入幼兒園或幼稚園，就開始正式學英語，不管該園有沒有合格的英文老師，也不管有沒有學習英語的環境，如果該校不設英語課，是沒有學生入讀的。

有人說今年是中國的奧運年，全國掀起了英語熱，不管是住在北京、天津或遠離北京的廣東、四川，人人都學英語，家長送幼兒進入學費昂貴的英語幼兒園，聞說連老太太也趕忙學英語，以便近接從遠道而來的外國嘉賓。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是生活上，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互動認識的工具，語文的運作更是研究學問和傳遞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香港人通用的是粵語，請問香港有多少的幼兒，在家庭、在社會、在生活上需用外語——英語？幼兒正要先學好母語，掌握好聽、講的能力，在語言影響着思維發展及表達思想能力的時期，卻要強迫學習家庭、社會、生活上均不通用的語言，是否合理？又試問中國奧運年，全國有多少人，有機會上北京參觀奧運，有多少人有機會與外國人接觸？全國

人民一窩風地，無論小孩、老人都掀起學英語熱，實在令人莫名其妙。學習語言必須有機會多講、多聽、多應用才有作用，不然只是費時失事。徒勞無功，等閒生疏吧了。

當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筆者比較喜歡用「是甚麼問題」？「為甚麼？」「怎麼辦？」等方面來探討。

我們提出來探討的是中國的香港幼兒學英語的問題。

請問為甚麼中國的香港幼兒二、三歲，還未學好母語的時候，踏入幼兒園或幼稚園就要正式上英語課？（有些還教授兩文三語——中文、英文、粵語、國語、英語。）

- 理由是：
1. 英語是國際語
  2. 香港是國際都會
  3. 幼兒學習語言的能力比較成人強，特別是發音的模仿能力，專家認為愈早愈好。

可思考的是：

1. 香港人並非人人都有出國的機會，並非人人都要與外國人交往。在社會上接觸的多是中國人，日常生活通用的是母語。今日的英語可稱為國際語言，但是否就重英輕中地香港人，人人要學英語？香港二、三歲的幼兒，在

未能掌握母語，就同時正式學英語是否恰當？不少孩子上小學後，患語言障礙症，說話含糊，沒有條理，不願意交談，英文不及格，害怕上英文課，這是否因為教學上發生了問題？還是因為過早學習，混淆了幼兒的聽講，以致發生困難地失去了學習的興趣？最費解的是，在香港，大、中、小學的教授、老師大多數是中國人，對着的是中國的學生，可是上課時卻不用易於溝通、互相了解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而用英語教學，英文課本，並以此為榮、自豪，何況不少中國老師，本科的專業雖強，卻勉強要用非母語的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講解不那麼暢通，學生的接受亦受到一定的障礙，尤其是各科老師的英語標準不一，以致弄巧反拙地，本科沒有學好，英語沒有學好，並且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實在使身為中國人的我們百思不解。諾貝爾獎金得獎的中國人、億萬富翁的中國人、名揚國際的中國鋼琴家、科學家、體育健兒、治理國家的領袖，都並非自幼在本國學英語，亦沒有在為中國學生辦的大、中、小學用外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讀書。筆者的母校是培正中學，用的是母語教學，當時除了英文科每星期上六至八節課，由一位專科的英文老師悉心教導之外，其他各科目的教學及師生間溝通的語言都是母語，老師暢所欲言，學生聽得明白，有些理科的書沒有適合的就採用英文課本，由於老師講解清楚，我們不但學習上沒有困難並且興趣濃厚，不少同學升上大學或到外國留學成績卓然，毫無困難，這可能是底子穩固及養成了良好的學習態度的緣故，尤其是年青的學子，到了外國，有了學習語言的環境，一下子就學會了。香港回歸了，不再是殖民地了，孩子們應先把母語學好，學生們應先把本科的基礎紮實好，師生間語言的溝通及教學的互動（師生的問與答）才是最重要啊。記得1982年，香港政府聘請來香港考察的「國際顧問團」的報告書，強調學前教育的重要，並且極力主張學校應用母語教學。世界各先進國家都是以母語為教學語言，不會因為英文是國際語言就輕視，甚至放棄了本國的母語，更不會為了招收少量的外國學生而放棄母語（本國語文）為教學語言。無論英、美、德、法、日……等國的學童，初小前都集中先把母語學好，把聽、講、讀的能力掌握好，尤其是幼兒，更不會捨本求末地學習生活上不需用的外語。再者，香港二、三歲幼兒的小腦袋裏，就重英輕中地以學英語為榮，以能在英文學校或國際學校讀書為傲，請問如何推行國民教育？如何了解本國的歷史文化？如何驕傲自己是個炎黃子孫？

2. 自稱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是個對外的通商口岸，金融貿易中心，盛譽的旅遊區。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工具，懂得外語（英、日、法、德……）對從事該項工作的人，當然很有幫助。但是每人的工作崗位不相同，外語的應用也不相同，為什麼香港居民、教育機構就重英輕中地，一律地，幼兒只有二、三歲，從入讀幼稚園或幼兒園，就開始必須學外語——英語？這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

3. 根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幼兒學習語言的能力比成人強，而且愈早愈好，特別是發音的準確性。人類有語言學習的本能，只要有語言學習的環境，特別是兒童，學得比成年人快。不管是甚麼種族的人，住在中國學會講中國語，住在英國學會講英語，住在日本學會講日語，住在德國學會講德語，住在法國學會講法語，住在西班牙學會講西班牙語，不過，日久不講的時候，就會生疏甚至忘掉。住在香港的幼兒，沒有英語的學習環境，媽媽不講英語，爸爸不講英語，社區上不通用英語，生活上不需用英語，

入學後卻要學習不需應用的英語，是何等地困難啊！最糟糕的是教英語的香港幼稚園老師，大多數的聽、講能力都未能掌握，只好用認字母、寫字母、串生字的死記硬背的錯誤教學方法，不但使幼兒失去了學習英語的興趣，而且先入為主地學會了不準確的，甚至錯誤的發音，以後實在難以糾正。2005年，香港大學就362位嚴重語障的孩子進行研究，發現高教育、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語障的風險反而愈高，原因是父母太忙，無暇照顧孩子，在語言和思維重要發展的時期，由外傭照顧，缺乏語音的刺激，加上太早教導多種語言所致（在家裏跟菲傭學菲律賓英語、在學校正式學兩文三語）。記得有一位家長對筆者說：他的孩子二歲上幼兒園時，天真活潑，每天放學回來，說東說西的開心不已，自從該校設有國際班，被轉入該班後，突然性情改變，沉默寡言，不願上學。原來該班用的是英語和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可憐這兩歲多的孩子被嚇壞了。

上述的例子在香港比比皆是，其實讓幼兒懂得語言或方言是有多種的，即如有多種不同類的動物、不同類的人種、不同類的花草、不同類的房屋……一樣，是可以介紹給幼兒認識的。例如：讓幼兒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不相同的語言，老師可用介紹的方式，以非形式的教學法，從聽、講開始。老師的發音要準確、可用日常簡單會話入手，做手指謠、唸兒歌等，以引起興趣和注意，慢慢地一起閱讀圖畫故事書，等到幼童對語言的異同發生好奇及引起興趣學習的時候，自然水到渠成。語言的學習，有需要及有語言的學習環境，學習得特別容易。人類的學習能力很強，只要有心去學，年齡大了，一樣學會，可能困難些，慢些吧了。請不要揠苗助長，以免扼殺了孩子們學習的意慾（尤其是男孩，他是較女孩遲熟，請家長耐心點，別操之過急）。語言的發展模式與表達思想的能力，對幼兒的學習有着重要的相連關係，幼兒先把日常生活上通用的語文學好，對思維的發展，對學習的能力，對將來認識本國的文化歷史，國家的民族意識，都是十分重要的。

## 香港幼兒老師也應實施語文基準試

香港政府宣佈即將實施教師文基準試制度，全港的英文和普通話教師須於五年內參加測試，達到指定標準才能繼續執教。筆者極贊成這一決定，可惜這只是對中、小學教師而言。

香港三歲到六歲的幼兒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接受三年或四年的幼兒教育。而幼兒教育的課程活動，因為被政府推行「二文三語」（中文、英文、粵語、國語、英語）的影響，在語文內亦十分着重「兩文三語」的編排。姑無論這是否影響幼兒身心發展，是否合乎幼兒的語文教育，是否適合幼兒教育心理，但由於政府當局提出要學好「二文三語」，權威的教育學者認為「幼兒越早學話越好」，甚至提出「母語教學是死路一條」，再加上家長的盲目要求，在香港幼兒學校市場經濟下，孩子們在母語還未能掌握，亦沒有理會幼兒思考能力與語文發展的重要關係，近年來幼兒在幼稚園或幼兒園就花了不少時間學習「二文三語」了。

語言的學習應有學習語言的環境。學習方法的程序是從聽、講到讀、寫。當然學習次序中有相互影響所謂「全語言」的學習作用。相信曾有育兒經驗的父母們都不會否認，嬰兒在十四、五個月的時候先學會聽懂，後來才說出話來。

幼兒學習語言的能力比成人強，模仿性強，學講話容易，是無可置疑的。但開始學習時，發音錯誤，不準確而

不加糾正，以後要改就十分困難了，何況因香港幼兒老師語文教學法的錯誤，先從學寫抽象的英文字母開始（由於多數幼兒老師未能握英語聽講的能力），以致孩子們厭惡，失去學習興趣，其後遺症就嚴重起來了。筆者一直主張幼兒們應先把母語學好，極力反對幼兒在家庭社會都不通用的環境下學習外國語。語言是與人溝通的工具，是學習的工具，如果幼兒們明白別人說甚麼，自己又能表達自己所要說的話，這樣才能從學習中，互動中訓練人類最重要的思考能力，何況母語是學習本國歷史文化的重要渠道，這是世界各國在幼兒教育課程中都十分重視幼兒語言發展，必須先把母語學好的原故。

香港權威界既然極力提倡「二文三語」、「幼兒愈早學話愈容易」、「母語教學是死路一條」，那麼作為啟蒙教育，基礎教育的幼兒老師，為了遵從權威界的指示，為了市場經濟，為了迎合家長要求，否定了專業幼兒教育者的意見，只好無奈地退而求其次，請求教育當局是否更應該考慮讓幼兒老師外語能力及幼兒語言教學法的考核，也像中、小學老師一樣，實施語文基準測試制度呢？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啊！

請作參考之用 2003-05-07 脫稿

## 民族●國家

二〇〇八年的奧運會還沒有揭幕，傳火炬已經事故多多。最顯而易見的，是民族浪潮的出現。很多人都鼓掌支持。差不多同時間，有報導說，中國大陸出現「泛藍聯盟」的組織，主張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來建立將來中國統一的基礎。三民主義，當然是民族先行。更有人說，大陸有的，是民族主義；台灣欠的，也是民族主義。

### 中華只是漢家邦

一時間，「民族主義」又回到當紅的名詞庫了。這個名，卻不見得很好。

國父說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任何人翻開《孫文學說》看看，都可以看到。他說的，是一種主義，當時認為人人得信這個主義，才可以救國。後來不知怎的，好些國府文告中，把這個東西與「民有民治民享」拉在一道。林肯說的，是某類型政府形式，不是主義。那些文膽實在教人啼笑皆非。

孫先生的學說，是民國十年十一年間寫就的。那倒不是他革命前的口脛。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國父與章太炎好友。太炎主張排滿，當時就有人不同意，認為革命是為了救國，不是為了排滿。何況，晚清政局，是漢滿並治的；清皇室當然只有滿族。除了宮廷規矩，滿人多已漢化，卻沒有多少漢人「滿化」。

也有策略上的考慮。不排滿，不容易得到海外僑胞的支持和捐獻。在全國各地籠絡會黨等地下組織，也難以順利展開。拉出民族的大旗，起碼師出有名，使所有反對異族統治的人來參加。因此就叫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韃虜固然是滿洲人，也可引用到一切外族——漢族以外的民族。可見韃虜不在中華裏面的。簡單點說，中華，是漢家邦。

你會說：不對。辛亥革命後，不是定了五色旗作國旗嗎？不是宣告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嗎？是宣告了。是漢人宣告的。就不見得其他四族的人，願意跟我們共和。我相信，如果當天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有足夠力量，南京政

府又沒有條件干預的話，他們早獨立了。你又會說，我們不可以把民族看廣一點嗎？不是說中華民族嗎？不錯，那還是我們說的。你不信，請告訴我，兩千多年中，政權落在外族手中的，不少吧？何曾有見過「一家親」？元朝的漢人，有把蒙古人當中華民族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誰說的？

### 民族有血緣界線

說近一點。在新疆，在西藏，有種族衝突。是誰跟誰衝突來了？

還是國父有遠見。他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一下筆就表示，他說的是國族主義。我想，這個名稱，一般人不容易習慣。我寧可用「國家意識」。國，是全體國民的，不管你何種何族；民族，始終有血緣界線。

### 獨立民族與民族獨立

上文刊出，有人責我缺乏「民族意識」，有人指我不介意「分裂國土」。真的？

乾隆皇帝自號十全老人，自誇有十全武功，「征吐蕃」也是一功。吐蕃，就是今天的西藏。使他把征西大軍留下，送上家眷，朝廷年年補給人力物力，兩百多年下來，情況會不一樣。說遠一點。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朝廷稱「和番」。之後唐王也沒有大力打開雙方門戶。如果從千多年前的唐代開始，我們懂得經營西域，駐軍移民開墾貿易辦學，今天的回民藏胞，不也像滿族一般，與漢人打成一片？「殖邊政策」不成功，該怪誰？

### 文明社會也不容割據

你又怪我了：不行不行。人家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等，和你中土很不同；何況，那是他們「自己的地方」。

看看我們的文明社會。住在英國的回教徒，不也有自己的語言文化？英國人對他們就很客氣了？他們就可以把聚居地「據為己有」，脫離英國統治了？不久前的法國選舉，不也叫出了「不愛法蘭西，不要留在法國」的口號？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伐林區，很多工人來自土耳其。德國政府不也要他們習德語？你一定說：那不同的；那些是移民，是外來的，不是「本土」的。好，就看本土的。

在整個不列顛島上，住在蘇格蘭高地上的「原居民」，是克爾特裔人，不屬撒克遜族，本來也有自己的語言宗教。今天呢？住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是比利牛斯山的古老民族，不是西班牙血統，也不操西班牙語。巴斯克語比西班牙語，源出更早。他們用各種手段謀求「獨立建國」。不論是獨裁的佛朗哥政府，或者是今天的民主政府，西班牙從沒有讓他們獨立。我們沒有聽到譴責的聲音。就是車臣吧，國際間譴責俄國人用兵高壓，手段不合人權，卻沒有人說那不是俄國領土。車臣，不也是非俄裔的中亞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宗教的？

進一步說。北美洲的印地安人，住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不知多少年。歐洲人殖民北美，和他們打仗，差不多把他們趕絕了。古老的依洛魁族、阿帕齊族等，不也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不也和白種人完全不同的？美國政府設立了一些叫「印地安安置區」的「特區」，讓他們住在裏面。但特區人煙稀少，多數人外出謀生，與一般美國人無別。大學時代，我有兩個同學都是印地安裔的。不說，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們都不懂自己的「族話」。怎麼從來沒有人批評說，為甚麼不給少數民族「獨立」？為甚麼只有紅人「美化」，沒有美人「印地安化」的？為甚麼全世界可